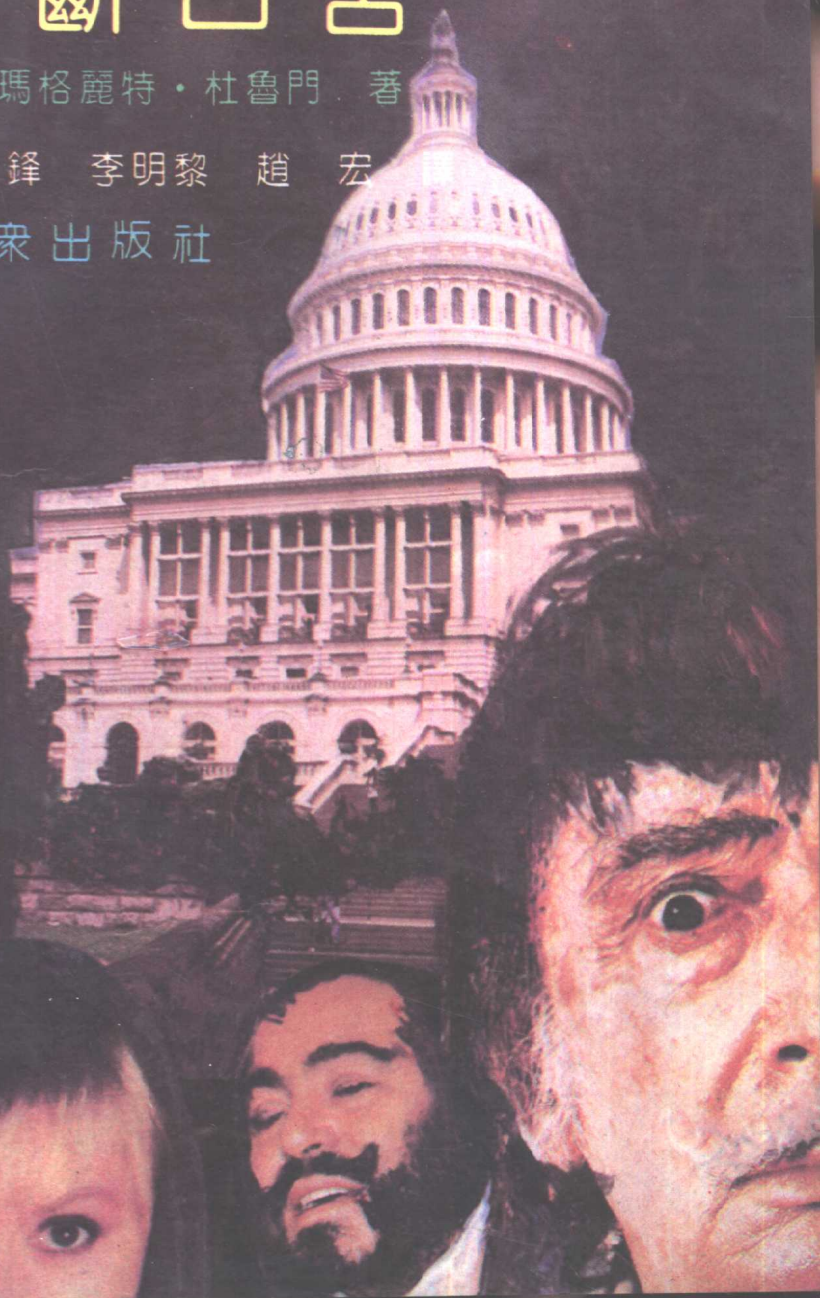


命斷白宮

(美)瑪格麗特·杜魯門 著

陳 鋒 李明黎 趙 宏

羣衆出版社



命 断 白 宫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著

陈 锋 李明黎 赵 宏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93 号

命断白宫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陈锋 李明黎 赵宏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长安街 1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 印张 17 万字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7—5014—0916—1/I·309

定价: 4.20元

献给我的丈夫克里夫顿和
我的儿子克里夫、威尔、哈里森
和托马斯

第一部

第一章

安德鲁斯基地，6月12日，星期二，晚上9时。

直升飞机上的无线电台对准了机场指挥塔台的频率，从中传来了生硬刺耳的声音：空军一号座机很快就要到达了，不过要看见它还得过一会儿。一小群人爬下直升机，他们是来迎接总统的，有副总统、总统的女儿以及总统的特别律师。海军陆战队的侍卫人员迎上前去，给他们打着伞。他们经过客机舷梯的前面，从一群正在菲菲细雨中等待的新闻记者中穿过，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正好站在靠近红地毯卷的旁边。空军一号座机只要一降落，红地毯马上就会铺到舱门舷梯的脚下。他们也同记者们一样，抬头凝望着满天乌云的天空。

总统的女儿琳恩·威伯斯特意识到罗恩·费厄班克斯伸过手来，她握住它，轻轻地掐了掐。一个电视摄影记者看见了，他用手肘推了推站在他身旁的女人。这事一点也没有什

么可奇怪的。华盛顿人人都知道，总统的女儿同他的特别律师之间有那么点儿意思。全国广播公司的摄影机对着它拍摄了一阵子，成千上万的观众突然都看见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比总统从他刚刚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的巴黎飞回华盛顿更有意思。他的女儿是位满头褐发的美人，身材高挑。全国的人都看到她在白宫的三年长成了一个大人，从一个腼腆拘谨的小丫头，长成了一个充满自信，从容大方和风度幽雅的大姑娘。费厄班克斯则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人物。大家都曾从《时代》杂志和其他报刊杂志的照片中见过他：一位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为总统工作；但他到底干什么工作，谁也说不上来。不管怎么说，他是个英俊的年轻小伙子；他拉着总统女儿的手站在细雨中，这是一幅十分美妙的图画。他们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对，在家庭的电视上和明天出版的小报上，这都是一张轰动的照片。

空军一号座机从云层中钻了出来，这是一架波音 747 飞机，它打开了着陆阻力板，放下起落架，两个巨大的机翼拖着细长的光芒朝跑道俯飞过来，在着陆中，它显得是巨大、辉煌，而又有点儿怪异。它慢慢地降落着，它的动作几乎毫无声息，难以觉察，但又是那么强劲有力。飞机轮胎一擦着地面，立即传来一声尖锐刺耳的声音，仪仗队肃穆立正，飞机从旁边飞驰而过，此时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然而放慢了速度。它从座舱舷梯旁滑过，几乎滑行到跑道的尽头，然后慢慢地掉转机头，开始缓慢地倒向舷梯。

一阵急风吹来，把雨点扫落到前来迎接的人群的脸上。费厄班克斯伸出一个指头，撩开了琳恩脸颊上的一撮乱发。这个亲昵的动作，只不过没有被电视摄像机拍摄到。他朝她笑

了笑，她也嫣然一笑。然而，不管人们有多少猜测，他们并不是情人。自从去年秋天她离开白宫前去就读大学三年级以来，他一共才见过她二、三次。现在她回到白宫来度暑假，他便可以常看见她了。在假期中，他也许会成为比他现在这种随意的半正式的陪同更进一步的某种关系——而现在，他只不过是在她独自一人感到不自在时可以被随时招来陪同她的白宫的光棍工作人员。他们也许将决定他们是否想使他们的关系向前再进一步……他们对当时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猜度感到十分有趣。他们相互理解。他喜欢她，而她也喜欢他。

波音 747 座机倒回到舷梯的旁边，其巨大的引擎轰鸣不停，盖住了新闻记者们的嘈杂闲聊声以及电视网播音员的解说声。空军一号座机总是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就连印在机身上的巨大的字母——美利坚共和国，尽管寥寥数字，也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气势。威伯斯特总统很了解这架大型飞机所产生的心理效果，他也充分地利用这种心理效果。他让曾担任总统座机许多年的波音 707 飞机退役，让这架波音 747 飞机取代它成为空军一号——尽管这在国会引起了一些非议——他这么做的原因或许半是出于实际需要，半是出于气派的考虑。飞机驾驶员掉动了一下机头，飞机在离舷梯只有一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舷梯立即开动起来，朝舱门靠过去。

飞机静静地停立在耀眼的灯光里——雨点在这种非自然的明晃晃的灯光中闪烁发光。发动机已经停熄。海军陆战队员们推开了红地毯卷，把它一直铺到舷梯的脚下。舱门打开了。海军陆战队乐队奏起了乐曲。总统出现在机舱门口。大家向总统欢呼致意。他微笑着，转过头对他妻子说了句什么。

她走出了舱门。他们站立了一会儿，在耀眼的灯光中眨着眼，满脸挂着微笑，朝聚集在舷梯下面的人群胡乱地点着头。两个秘密特工人员拿着雨伞，蹬蹬地跑上舷梯。总统咧嘴笑了笑，挥手让他们站到一边。他拉着妻子的手，急急忙忙地走下了舷梯。

他就是美国总统罗伯特·兰·威伯斯特。今年五十五岁，但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几岁。他们说，他当总统期间反而年轻了；尽管他的脸上有很深的皱纹，但他的头发又密又黑，只有鬓角处有一缕银丝；他身体结实，精干，动作刚劲有力。他让另一个特工人员在他肩膀上披上一件雨衣，然后走向麦克风，面对着电视摄像机。

总统夫人卡瑟琳·斯蒂尔·威伯斯特。她今年四十四岁，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她让纽约的一位手术师在她的脸部周围的皮下加进了一些东西，消除了她脸上的一些皱纹，她说过，一旦她认为需要，她还要这么做。她也接过一件雨衣，然后走到麦克风的旁边，伸出手握住了琳恩的手。她面对着琳恩站了一会儿，微笑着，然后朝罗恩·费厄班克斯点点头，用眼神打了个招呼，然后站到丈夫的旁边。她用胳膊推了推丈夫，小声地说了一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麦克风比其他人离她更近一些，为全国收听到了她说的话：“开始吧，正在下雨呢。”

总统示意琳恩走过去，站在他的旁边。他吻了一下她的脸颊。

副总统艾伦·托纳开始发表讲话。他讲到总统企望着和平和繁荣，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他在巴黎所取得的成就，现在欢迎他回到美国。总统静静地听着托纳的讲话，不时朝他点

点头，但是他无法——同时也未怎么尽力去掩盖他不耐烦的神情。

“谢谢，副总统先生——艾伦，”托纳刚一停顿——也许已经讲完了，总统便接过他的话说道。“我很感谢你前来迎接我们。我也很感谢报界和影视界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前来这里。这并不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回程。我们到巴黎匆匆跑一趟，为相互援助和共同繁荣，同许多国家一道签订了一项预备性的贸易协定。正如许多人都已经指出过的，这的确用不着我去，但我想向美国人民、向参加这项协定的欧洲、亚洲和北美国家的人民表明，美国总统将全力支持由这项多边协议所代表的经济计划。我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作出一定的牺牲。这就是我到巴黎去的原因。谈判将继续进行。在完成了这项协议的初始工作之后，将会有更多的工作，还要完成这一计划的其他方面。我们选择了一次困难的航程。但我们将实现我们的目标。”

他用手背抹了抹额头上的雨水，人们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他一边轻笑着，一边把雨水向电视摄像机的方向轻轻地挥动。这个动作此时此刻是得体的，这是他无意识的和无可非议的小小的动作之一。记者中有一些人笑了。

总统向后退了两步，离开了麦克风，望了一眼离他最近的那个特工人员：他的意思是说，可以把大家领到直升飞机上去了。

“总统先生！”这位名叫特德·奥梅利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想提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提一个问题，国务卿为什么没有陪同你到巴黎去？有传言说他要辞职，是这样吗？”

总统朝奥梅利笑了笑。“你好，特德！”他喊叫着。他已

经离开了麦克风，他们听不清他的声音。“不要相信你听到的所有的传言，”在他转过身离开记者们，同他的一群人朝直升飞机走去的同时，他朝后回了一下头，在他转过身，坚决地离开之前，他又一次向奥梅利挥了一下手，笑了笑。

总统和卡瑟琳·威伯斯特、琳恩、副总统以及罗恩·费厄班克斯爬进了直升飞机。聚光灯此时已经离开了空军一号，转而照射向绿白色相间的直升飞机上。发动机叶片在直升机的上方慢慢地转动了起来。机上的红色指示灯不停地闪烁着。总统的脸庞在直升机舱的玻璃前闪动了一会儿，他朝记者和站在围栏后的那一小群人挥着手。发动机叶片急速地转动着，直升机向上飞了起来。直升飞机沉重而庄严地在舷梯的上方盘旋了一会儿，然后轻巧地朝地面点了一下，便离开了舷梯和灯光，驶进了黑暗之中。就在这架直升机达到所需要的飞行高度，飞离这个空军基地之前，另外两架直升飞机也升了起来，加入行进的行列。这两架是武装直升飞机，机上装载有电子设备，不仅可以侦察对总统座机的任何威胁——导弹、飞机或地面炮火产生的任何威胁，并且可以采取电子反措施，必要时也可以开火。三架直升飞机成编队飞行。今天晚上，总统的直升飞机飞在编队的左侧，有时候，它飞在编队的中间，有时候则飞在右侧；攻击者将搞不清到底哪一架直升飞机上载着总统。

罗恩·费厄班克斯不喜欢直升飞机。即便是总统的直升飞机，它也总是吵杂、震颤，它那上下颠簸的飞行使他的胃总感到难受。尽管他从来没有一会儿不是完全地意识到，这是总统专用的直升飞机，而他，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费尔菲

尔德的名叫罗恩·费厄班克斯的人，正与美国总统一起坐在这架直升飞机上，但直升机飞行搅得胃十分难受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两样。总统正在说什么，但不是对着他说的，他没有想去听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总统正在同琳恩说话。费厄班克斯以前就注意过，象在这样的时刻，谁也无法把总统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总统总是把他注意的焦点集中在琳恩身上，并且有几分钟是完全集中于她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他总是这么做。她是他最小的孩子，在对她最重要的那几年里，他不在她的身边——他离开了她去竞选参议员，然后又就任参议员，然后又离开她去竞选总统，然后是就任总统。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私下的时候，他总是朝她靠过去，他总带着一丝紧张和兴奋同她轻声地交谈。当然还有温情。如果公众看见过他在这些私下的时刻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真实无欺的人间温情的话，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就会截然不同。

在公众的眼睛里，他是一个能干、强硬和果断的人。他能激励公众的信心。报界的社论撰写人和评论人员都说，由于他能激励公众的信心，因此，他是几十年中第一个美国人民愿意接受他的领导的美国总统。他争强好斗。（他公开地与国会宣战——他私下里曾有一次把参议院称为是“嗜酒狂巨人与从痴呆病人院逃出来的傻瓜的混合物。”他公开地把联合国大会称为马戏团。他把一群举着标语牌、唱着反核歌的反对核电站的人称为“一群公开发泄脾气的未成年的幼儿。”有时候他几乎是残酷无情的。在他的第一位财政部长在“会见报界”时承认，政府正提议实施的所得税率调整可能产生通货膨胀时，总统马上解除了他的职务。（他曾说过，“在本界

政府中，所有人都在同一张纸上签字”。）他说话直率，从不拐弯抹角。（他在欧洲各国首脑会议上说，“美国基本的外交政策就是追求美国开明的私利。”）美国人民非常喜欢这一切。他在民间测验中拥有很高的支持率。

但是他不是一个毫无城府的人。（他在向欧洲各国首脑发表的讲话中还说，美国开明的私利要求美国坚定地执行三年来他所坚决提倡的这项多国贸易协定计划，而且他一直在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同美国一样，坚持于这项计划的话，那么这也将最符合他们国家的私利。他具有勇气和胆略。（他预示到他解除财政部长的举动在政治上会招来一场愤怒的风暴，但他决定把它硬顶过来。）他的手法可以非常巧妙。（他关于反核示威者的声明，对其他各种各样的数以百计的组织发出了一个信号，任何示威都不能影响他去采取他不相信的立场。）他是个老于此道的政治操纵家。（即便是他曾如此露骨地冷嘲热讽的参议院，也通过了他想要通过的大多数立法，因为有四、五十个参议员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使美国人跟随着他走。他个人的目的性是真实性。他能够把他对这个目的性的感觉的大部分传递给为他工作的人，并把其中的一些传递给全国的人民。他所传递的自信心就更多了。

他同当选总统定好了约见的时间，但他在还没有见到他之前差点儿就想离开。他从华盛顿飞到这里，约好了两点钟在底特律的雷纳森中心会见参议员和当选总统威伯斯特；到了五点钟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再等下去，他就会赶不上他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他差点儿离开，搭辆出租车回机场去。

他虽然只是华盛顿一家法律事务所里靠工作往上爬的年轻律师，但是他也有自尊。威伯斯特或者他手下的那帮人的这种明显的粗鲁无礼使他感到愤怒。不过，不履行同美国当选总统的约见可以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有所顾虑，而且他返回华盛顿的理由只是因为赶不上班机，才使他留在位于五十层楼上的这间灰暗的临时会客室里，来回不停地踱步，有时也透过凌厉的寒风中漫天飞舞的大雪，凝视着底特律河灰暗的河水……

“罗恩……很高兴见到你。你能来这里，我很欣赏。”

这已经过了五点。在这之前，一位秘书把他从总部办公室带到仍然位于底特律市中心的底特律广场旅馆，第六十层楼的一个套间里。当选总统穿着一件黑色的开司米毛线上衣和一条皱巴巴的灰色便裤，尽管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但他一见面就直呼其名。费厄班克斯原来想会见到一位略为拘谨的人。

“我们来点新煮的咖啡吧。现在……实际上，现在已经过了五点了。来喝点酒？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这位当选总统几乎太平易近人了。费厄班克斯感到，威伯斯特并没有为他的胜利而喜形于色，而是有点儿冲劲十足，也许他这只是根据表面现象作出的判断……他召来一位秘书，倒上两杯威士忌。就在女秘书倒酒的当儿，他在房间的一角准确无误地掌握时间跟他闲聊了一会儿；正好停止在女秘书倒完酒，一分钟不多也不少。罗恩飞到底特律天气很不好。华盛顿也下着雪吗？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律系，对不对？他认识比尔·古特里，是吗？比尔身体好吗？女秘书端过来两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威伯斯特从他的杯子里喝了一大

口，把身体靠在墙角的沙发上。

“比尔·弗里德里希毫无保留地把你推荐给我。”

开门见山。出人意外。费厄班克斯知道，把他召到底特律是要向他提议在威伯斯特政府中担任某种工作；至于什么工作，他并不清楚。他知道，是他的老朋友、美国最高法院的威廉·G·弗里德里希法官推荐他的。他曾当过弗里德里希法官的秘书。只是他想到应该如何跟他解释，才使他今天下午没有离开此地。

“弗里德里希是我的朋友，”费厄班克斯说道。这是一个谨慎、平淡的回答。他原就想好了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说实在的，他并不想在威伯斯特政府里担任什么工作。他到底特律来完全是出于对弗里德里希法官的礼貌，当然，也有出于好奇的原因。

“我要找几个特殊的忠于职守的人，”威伯斯特说道。“在人的生命中，没有几件是值得人们全身心投入的事情，我认识一些人，他们这么做了，但毫无意义。但是……这任总统是四年，这是值得这么做的。我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在寻找几个百分之百地投入这一事业的人。你想你能为我这么做吗，罗恩？”

费厄班克斯望着他手里的威士忌酒。“非常坦率地说，我想我不能。对我……对我自己，我通常总有些保留，我猜想……我想我很难改掉这一点，即便我想这么做的话。”他淡淡地笑了笑。“对不起。我想我没有理由在一点上撒谎。”

威伯斯特也在笑——不过笑得更深些。“嗯，你很诚实，”他苦笑着说。

“我是个怀疑论者，我猜想是有点儿玩世不恭，”费厄班

克斯说道。

威伯斯特笑了起来。“还有什么别的不合格的东西吗？”

费厄班克斯也咧嘴笑了。“我没有投你的票。”

“这我知道。比尔·弗里德里希告诉过我。他还对我说过，你是有理由的。他还说，你是个十分慎重的人。如果你同意为我工作，在你同我在一起期间你就一定会支持我。他这么说符合实际情况吗？”

费厄班克斯点点头。“在政治上我还相当幼稚，”他说道。

威伯斯特又笑了起来。“我所听到的却正好相反。”

通往套间里另一个房间的门打开了，威伯斯特的女儿走了进来。费厄班克斯看过她的照片，认出了她。“琳恩，”威伯斯特说。“给自己倒上一杯酒，坐下来。这是罗恩·费厄班克斯。我正要向他提供一份工作。”

姑娘以挑剔的眼光看了费厄班克斯一眼。如同费厄班克斯从报界关于威伯斯特家庭的文章中了解的，她今年十九或二十岁。是个学生，是当选总统的最小的女儿。他记得不知从哪篇报道中读过，她说这次竞选使她精疲力尽。她真的为自己倒了一杯酒，站到她父亲的身后，就好象她正等着总统把费厄班克斯打发走，好让她能跟他说上几句话似的。“我要你担任总统的特别律师，”威伯斯特对费厄班克斯说道。……

“这我没有想到过，”一小时后罗恩对琳恩说。他也没有想到后面的事情。威伯斯特说，他知道罗恩没有赶上他返回华盛顿的班机。他说在广场旅馆给他订了一个房间。接着，使他更加想不到的是，他对琳恩说，他实在无法跟她一起吃晚饭，因为弗利明参议员一小时内就要到达，由于罗恩晚上耽搁在底特律，并且只有一个人，因此也许他们能愉快地在一

起吃晚饭。

所以，他们后来就在旅馆里的高级法国“喷泉”餐厅里，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上：当选总统的女儿和他的新的特别律师。琳恩并不愉快。她原来预想同她的父亲一起吃晚饭，而不是被推给一个陌生人，并且被迫谈论她即将搬进白宫这样的话题。她很少说话。她把手指浸在喷泉里——这间餐厅正是以此命名的，喷泉就在她的桌子的旁边——漫不经心地说，泉水的温度同房间的温度一样高。餐厅里的人都认出了她。他们都瞧着她。她发现了，感到很不自在；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两名特工人员就坐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的眼睛几乎从没有离开过她。琳恩朝四周扫了一眼。人们遇到她的眼光，很快不好意思地把目光转向别处。

“眼球的攻击，”她说道。

餐厅侍者在他们的桌子旁边磨蹭着，故意拖长打开一瓶葡萄酒的时间，以便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当选总统的女儿，记住她的相貌、衣着和身材，以便能够更好地向他的朋友们活灵活现地描述当选总统的女儿。琳恩接过一杯葡萄酒，把它握在两只手掌中间，盯着它，皱起眉头。

罗恩慢慢地说道：“作为当选总统的女儿，有两件事可以不必做。”

“是吗？噢，哪两件事？”

“第一，你今天晚上完全没有因为你父亲使我误了班机而滞留在底特律来陪我一起吃饭的责任。第二，在你很显然地感到不适和厌烦的时候，我同样也没有责任来陪你一块儿吃饭。我建议，我来付这瓶葡萄酒的钱，然后我们离开这里。”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我……对不起。”